



宋元通鑑

二二二

宋  
太祖



二

特 別  
48  
3719  
2





3719  
2

宋元通鑑卷第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 起癸亥至丁卯凡五年

太祖二

乾德元年 五國一鎮 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時諸侯疆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帝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吳越錢俶以



王著不終

儀入翰林  
續編綱目  
在元年十  
二月而獨  
書於此以  
建隆三年  
議禮儀尚  
在禮曹而  
著於二年  
默賦猶未  
離中秘也

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十五萬斤金銀真珠瑤  
瑁器數百事來貢。翰林學士王著宿直禁中醉酒  
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黜為比部員  
外郎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范質等對  
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  
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以竇儀為  
翰林學士帝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舐憤跣足  
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  
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帝歛  
容謝之自是對近臣儀服必整帝欲察羣情向背頗

盧懷忠

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  
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  
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  
太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  
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  
禁也庚申命慕容延釗等討張文表初帝遣盧懷忠  
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  
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  
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南適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  
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帝召宰相范



楊師璠

丁德裕

孫光憲

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  
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即以懷忠為前軍步軍都監。  
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監軍。率  
十州兵。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壬辰。處耘未至。楊  
師璠已破文表于平津亭。執文表。齎而食之。梟首朗  
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  
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  
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  
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  
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彊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

紹略

之。以為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  
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  
至。即惶懼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  
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  
分據衝要。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  
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帝受之。以王仁贍為荆南  
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  
佐拜官有差。以孫光憲為黃州刺史。三月戊寅。慕容  
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周保權牙將張從富等  
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



田守奇

守廷釗至不得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  
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  
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  
言彼擒者為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廷釗因長驅  
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  
家屬亡匿江南岍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  
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  
擁眾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  
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以戶部侍郎呂  
餘慶權知潭州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帝欲

王處訥  
歷

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  
之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  
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夏四月庚寅鑿習戰池  
用趙普之言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  
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太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  
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  
度使之權始輕辛卯行應天歷初王朴欽天歷推驗  
稍踈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之帝自為歷序賜  
名應天頒行之壬辰賞湖南立功將士癸卯辰錦敘  
等州歸順甲辰夏州李彝興遣使來貢泉州將陳洪



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漢思患洪進專因設宴  
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  
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  
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  
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  
戶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眾情不可違幸授  
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開出印與之洪進  
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眾皆賀即日遷漢  
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  
間道奉表告宋且請制命符彥卿父鎮大名專恣

王祐

不法屬邑多不治有輩語上聞於是特選常參官強  
幹者往知縣事且遣知制誥王祐使魏州廉其動靜  
以便宜付之瀕行帝語之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者  
也使還得彥卿不法狀與卿大王溥官職時溥相也祐  
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量為決配而已還  
朝奏曰彥卿無他臣敢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  
多因猜忌殺戮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戒之帝怒  
其語直移彥卿鳳翔罷節制貶祐華州安置祐赴貶  
親友送于都門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  
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謂里也手植三槐于庭

王且



文體  
柳開  
范杲

通鑑卷二  
曰吾後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五月乙丑廣太內庚午給荆南管內符印梁周  
翰獻擬制二十編擢為右拾遺會修太內上五鳳樓  
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  
開范杲習尚淳古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 六月乙  
未詔荆南兵願歸農者聽丙申詔歷代帝王三年一  
饗立漢光武唐太宗廟 秋七月丁卯幸武成王廟  
歷觀兩廡指白起東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  
命去之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巒等謀逆伏誅  
辭連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殺

張瓊

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嫠婦通而  
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  
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  
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歿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  
月王全斌將兵攻取北漢樂平契丹救之不及詔以  
樂平為平晉軍壬午殿前都虞候張瓊自殺初帝為  
周將瓊諫帳下嘗以身蔽帝中弩矢歿而復蘇及帝  
即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候闕帝曰殿前衛士如  
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為之遷嘉  
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



失刑  
遵堯集稱  
瓊以忤晉  
邸伏法與  
此異

帝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帝召瓊面訊之，不服。帝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鍬槌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帝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九月丁卯，貶李處耘為淄州刺史。初，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貫其過，止罪處耘。責受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戊寅，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郭進救，却之初，進從征澤潞，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帝遣戍卒必諭

用

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帝從之。冬十月，以高繼沖為武寧節度使。北漢以郭無為同平章事。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顥參預國事。既又以文度無為議論不協，乃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十一月乙卯，武寧



鄭起

楊徽之

折德辰

北漢劉繼文

節度使高繼冲進郊祀銀萬兩錢俶遣其子惟濟入  
貢甲子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百官奉玉冊上尊  
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丙寅南唐進賀  
南郊尊號銀絹萬計十二月黜鄭起楊徽之為縣  
令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帝握禁兵有人望乃  
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  
以為趙匡胤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帝啣之至是左遷  
起為西河令徽之為天長令折德辰侵北漢衛州擒  
其刺史楊璘北漢遣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契丹  
拘之契丹主以書責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

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遣使謝曰父為  
子隱願赦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  
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被拘羣臣悉以使北為懼北漢  
主乃命從子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  
有氣局沉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溪州蠻來附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  
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  
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  
以地附宋於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  
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甲申皇后王氏崩



泉州陳洪進遣使貢白金千兩乳香茶藥皆萬計

南唐主李煜上表乞呼名詔不允 閏月朔校醫官

黜其藝不精者七十二人

銓選

二年五國春正月宋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

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

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敢謬舉致職事乖方

者並連坐戊子范質王溥魏仁浦罷質等自以周朝

舊臣稍存形迹屢求避位至是從之庚寅以趙普同

李崇矩

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普既相以天下為已任帝

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帝數微行過功臣家普

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

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

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

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安一榻之外皆它

人家也普曰陛下欲南征北伐邪願聞成筭所向帝

曰吾欲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

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

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帝又

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

雪中約光

義商略大

事草草敷

語唾手擲

燕雲使後

來諸公何

地措手有

君無臣千

古浩歎

曹翰



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  
 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  
 慮矣帝自此不言伐燕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帝不許  
 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碎奏牘擲地  
 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它日補綴舊牘復奏如  
 初帝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  
 不與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  
 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  
 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

曹彬

為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  
 矣自是不復敢言 南漢侵宋潭州防禦使潘美擊  
 却之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繼  
 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  
 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  
 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  
 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以陳洪進為平  
 海節度使時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  
 歲貢多厚歛于民一州甚苦之 三月北漢耀州團  
 練使周審玉等來降 夏四月丁未朔策賢良方正



穎贄

直言極諫科不限官庶取博州判官穎贄宋初取士  
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  
為師法一曰詳開吏理達于教化凡內外職官布衣  
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廷試策  
一道以三千字為限應制科者自贄始乙卯葬杜太  
后王皇后于安陵乙丑始置參知政事帝以趙普獨  
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  
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  
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  
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

宜書葬王  
皇后於杜  
太后安陵

呂餘慶

置副相輕  
副相

高錫不終

秦再雄

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敕尾署衙降宰相月俸雜給  
半之未欲與普齊也壬申徙永州諸縣民之蓄蠱者  
三百二十六家于縣之僻處不得復齒于鄉五月  
己卯知制誥高錫坐受賂貶復以王著知制誥辛巳  
宗正卿趙礪坐賊杖除籍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初  
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叙四郡其武陵辰陽豐陽清  
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獠嘯聚依山阻江皆保險阻以  
自固時出寇掠圍逼州郡迄無寧歲帝既平荆湖思  
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再雄辰州  
徭人身長七尺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召至闕下



經略

察其可任擢為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效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靈武飢轉涇粟以賑之 六月己酉以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頒判大理寺竇儀所定刑統 八月置推貨務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請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推之 九月乙未

至是頒刑統則三十卷數宜書於此

推

尹崇珂南漢即廷

帝幸北郊觀稼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彬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珩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憮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珩為招討使屯洗口宋既克彬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鬻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



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且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冬十一月永安節度使折德貞卒德戾世居雲中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至是卒以其子御勳權知府州尋加留後自是世襲 范質卒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力學強記舉後唐進士在晉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漢加中書侍郎周累遷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封蕭國公至宋為宰相卒年五十四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光義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

世襲

數語可碑

張暉

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久世亦一死為可惜爾甲戌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蜀初帝欲謀西征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先是蜀主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太后李氏嘗謂蜀主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

蜀太后李氏



蜀趙彥韜

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欲通使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孫遇楊縯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同舉兵因入汴覘強弱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其書曰早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升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河便遣

劉光義  
崔彥進  
王仁贍

前鋒而出境帝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今彥韜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俱畫工圖之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詔有司為蜀主治大第於右掖門外臨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



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十二月王全斌等入蜀，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韓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餘萬。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陳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湯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栢江，焚梁退，保劍門。初，夔州有鎖江為浮梁。

圖字景曰呈廷切  
山名

史進德

張萬友

康延澤

蜀高彥儔

張廷翰

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劉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歿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南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



宋以毀釋  
罷進士何  
也

重開謀圖  
山川亦制  
勝之要

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王還朝  
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  
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  
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  
治國守邊為意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  
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榷場禁商人渡  
江及百姓緣江樵採是歲以江南荐饑特弛其禁  
三年是歲宋滅蜀春正月王全斌攻蜀進次益光得  
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太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  
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

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劔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  
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為浮梁以濟  
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  
偏將守劔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  
源進德已克劔門昭遠股慄失次甲戌全斌至趙崇  
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  
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  
盡腫俄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壬午全斌克利  
州獲糧八十餘斛蜀主孟昶聞王昭遠敗大懼出金  
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



趨劔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已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甲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遣其通奏伊審徵資表請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責則祖宗血

食庶獲少延末援劉禪陳叔寶故事以請封號全斌受之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果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又遣其弟贊請闕上表言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爲人心之擁迫先臣即世臣方壯年猥以童昏繆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貢之誠深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徵奉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援送至

文辭卑弱  
可刪



十一日尚恐前表未達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齎前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方到軍前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尚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帝詔曰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至于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覷之志潛結并寇

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弔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嘗中宵憮然兆民何罪屢馳駟騎嚴戒兵鋒務宜拯溺之懷以盡招攜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舍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它慮果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帝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吳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有九癸巳劉



全斌彥進  
仁贍不終

光義取萬施開忠四州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峽  
路用兵諸將遵曹彬號令不敢屠戮秋毫無犯丙申  
赦蜀歸俘除管内逋賦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  
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方設氍毹惟于講武殿衣紫  
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  
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  
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王全斌崔彥進王仁  
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部下漁奪無厭蜀人  
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

蜀兵亂

赴汴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  
奉命蜀兵憤怨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  
斌等各保苾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  
三月蜀兵行至緜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  
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  
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私  
其橐裝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  
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  
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田欽祚等分道攻討為師雄  
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廷翰張煦擊之復不利



以貪致亂  
又殺已降  
全斌不正  
法宋事可  
知

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分守絲漢間斷閣道緣  
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  
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  
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一萬七  
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  
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開元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  
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  
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  
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  
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

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  
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於  
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  
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  
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  
于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  
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  
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  
知縣以京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



通鑑卷二  
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  
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夏四月乙巳回鶻遣使獻方物癸丑職方員外郎李  
岳坐贓棄市南唐賀收蜀銀絹以萬計戊午遣中使  
給蜀臣鞍馬車乘于江陵五月辛未朔詔還諸道幕  
職乙亥蜀主孟果至汴遣開封尹光義勞果于玉津  
園丙戌果率官屬子弟素服待罪于闕下帝御崇元  
殿見之賜將士衣服錢帛戊子大赦減死罪一等壬  
辰宴孟果及其子弟于大明殿先是所治第宅供帳  
悉以賜之又為其官屬各營居第翌日詔曰伯禹導

坐贓弃市

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  
曰坤維素為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割裂於  
山河競僭竊於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  
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  
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  
君咸修職貢一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  
申告誕之文以慰奚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果克承  
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時而滋久屬王  
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效順盡率  
羣吏降于軍門抗手䟽以陳誠伏天闈而請命是用



昭示太信，盡滌疵瑕。度越彙章，升於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翦鶉首之輿區，爲之封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俸祿，餘官除拜有差。六月甲辰封孟果子玄喆爲泰寧軍節度使。庚戌孟果卒，年四十七。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謚恭孝。果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儻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帝有非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果卒，不哭，以酒酌地。

曰：汝不歿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歿者，以汝在爾。今汝旣死，吾何用生爲？不食數日亦卒。帝聞而傷之，賻贈加等。帝嘗見果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邵廷珣，廷珣屯洗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珣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珣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珣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洗口祠之。秋七月，珍州刺史田景遷內附于宋。壬辰，追封孟果爲楚王。詔曰：咨爾故秦國公。



孟昶冊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伐繼絕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功寧兼二者國家乘乾撫運拓地開圖稽至德於勛華體深仁於湯禹既定壺關之亂復剪淮夷之凶暨荆及衡洗蕩逋穢以爲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疊寰宇來同以至薄伐兩川徂征三峽惟爾祖襲乃堂構據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宗緒知機識變委順圖全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良切虛懷舟車欣至止之初邸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祈保永年景命丕融奄然俎謝於戲

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常倫爾有達上之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幽壤之同歸斯朕所以當宁興悲徹縣永歎詢于史氏申命禮官今遣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贄持節冊贈爾爲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簡牒南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夔超彙制始終之分朕無愧焉仍贈果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萬八月戊戌朔詔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至是從趙



即前令似  
重複

可惜壯圖  
後無人焉  
如漢武洗  
高帝之耻  
者

普之謀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  
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  
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  
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謂將不得專  
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不知嗣世之兵之耗弱者亦  
漸由于此也戊午殿直成德鈞坐賊棄市置封椿  
庫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椿  
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飢饉之備嘗諭  
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  
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二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

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酌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  
以圖攻取也 九月己巳閱諸道兵以騎軍為驍雄  
步軍為雄武並隸親軍尋又鑿大池於京城南號講  
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常臨觀之 十月己未太  
子中舍王治坐受賊殺人棄市 十一月丙子甘州  
回鶻可汗遣僧獻佛牙寶器乙未劍州刺史張仁謙  
坐殺降貶宋州教練 十二月丁酉朔詔婦為舅姑  
喪者齊斬 己亥詔西川管内監軍巡檢毋預州縣  
事戊午甘州回鶻可汗于闐國王等遣使進馬千匹  
橐駝五百頭玉五百團琥珀五百斤 南唐獻銀二



通鑑卷二 宋紀 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

四年一四國春正月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

孔子四十四代孫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

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丙子遣使分詣江陵鳳翔

賜蜀羣臣家錢帛丁亥命丁德裕等率兵巡撫西川

羅彥瓌

北漢來侵安國軍節度使羅彥瓌等敗之於靜陽

擒其將鹿英二月辛酉試下第舉人甲子免西川

今年夏稅及諸徵之半田不得耕者盡除之三月

癸酉罷義倉癸未賜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錢

二萬遊西域遣拾遺孫志取孟果偽宮縣至京師

李錫

大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夏

四月丁巳進士李嵩坐毀釋氏辭不遜黥杖配沙門

島五月策賢良方正之士于紫雲樓甲戌光祿少

卿郭玘坐贓棄市罷羨餘賞格初三司請諸場院主

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

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

乃詔自今勿復施行辛卯熒惑犯軒轅閏月求

遺書六月甲辰月犯心前星判太常寺和峴言太

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虞設於庭登歌兩架設于殿

上望詔有司別造仍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秋

和峴

張全操



馮贛  
李美李楫  
時重賍禁  
故以此陷  
之

七月丙寅詔蜀官將吏及姻屬疾者所在給醫藥錢  
帛戊辰西南夷董嵩歸附 八月庚戌樞密直學士  
馮贛綾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為宰相趙普  
陷以賊論歿會赦流沙門島逢恩不還 九月丙午  
詔吳越立禹廟于會稽 冬十月癸亥詔諸郡立古  
帝王陵廟置戶有差 和峴言樂器中有义手笛樂  
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  
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况此笛足以協十  
二旋相之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  
九寸與黃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

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  
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木  
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竇  
儀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  
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  
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  
自此雅音和暢自國初以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  
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  
殿受賀畢羣臣請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  
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



通鑑卷二  
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為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為八行行十六人皆着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即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

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印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鏡鐸雅相金鐃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果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  
十一月竇儀卒儀字可象漁陽人初帝將改元諭宰  
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  
帝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  
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帝大悅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  
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儀舉晉天  
福中進士歷仕漢周至宋為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卒  
年五十三弟儼侃偁偕相繼登科時號五桂 十一  
月兩川平初帝聞兩川兵起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

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  
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于郫  
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  
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  
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謀知之戒掌漏者止擊  
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  
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歿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  
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平西南諸  
夷多請附宋 北漢復取宋遼州韃靼入貢于宋韃  
靼本東北靺鞨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是歲來貢



弱

五年四國春正月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  
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  
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  
之罪甲寅責降王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  
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丁巳賞伐蜀功以劉  
光義劉廷讓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  
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  
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  
戢下於是以彬為宣徽南院使彬入謝曰征西將士  
皆獲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

劉廷讓

沈義倫

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二月甲子以薛居正呂餘  
慶並為吏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以沈義倫為樞密  
副使初義倫為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蔬食有  
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東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  
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于采察  
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亦聞其清節  
過入因擢用之罷廢前都指揮使韓重贇時有譖重  
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帝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  
贇以讒誅即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帝乃止出重  
贇為彰德節度使 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太祖二

三



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丙午以趙普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檢校太傅是月五星聚奎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步星曆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夏五月乙巳賜京城貧民衣北漢石盆砦招收指揮使閻章鴻唐砦招收指揮使樊暉各以砦來降甲寅以王溥爲太子太傅六月戊午朔日食秋七月丁酉禁毀銅佛像已酉免水旱災戶今年租八月甲

免災戶租

河患之始

申河溢入衛州城民溺歿者數百九月壬辰倉部員外郎陳邠坐贓棄市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敵嗣彝興即彝殷也以周保權爲右羽林將軍冬十一月乙酉朔工部侍郎毋守素坐居喪娶妾免供奉武仁海坐枉殺人棄市十二月丙辰趙普以母憂去位丙子起復

大臣起復之始



延寶丁巳九月二十七日點了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二

宋元通鑑卷第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西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 起戊辰至甲戌凡七年

太祖三

開寶元年 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鎮 春正月甲午增治京城

陝之集津絳之垣曲懷之武陟飢賑之 二月立

宋氏為后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為后

乾德元年卒至是立宋為后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

也 三月初覆試貢士知貢舉王祐王著擢進士合



畢士安

明主

大臣以此私其子孫

是無將也

無將必誅

宋法猶寬

然其論可垂後矣

南唐韓熙載

格者十八人是科得畢士安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  
 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而  
 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  
 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  
 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夏四月  
 乙卯帝幸節度使趙彥徽第視疾 五月以盛暑詔  
 諸州恤刑謂侍御史馮炳曰朕每讀漢書張釋之于  
 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于卿也 丁未賜南  
 唐米十萬斛南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初熙載在  
 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昀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

凡人

董遵誨

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  
 相以其色荒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 六月癸亥詔  
 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以董  
 遵誨為通遠軍使初遵誨父宋本仕漢為隨州刺史  
 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宋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  
 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  
 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  
 何祥也帝皆不對它日論兵遵誨屈拂衣起帝乃  
 辭宋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  
 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秋七月戊申，**北漢**主**劉鈞**卒，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釗**以微賤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之，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刎，妻改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爲子。**鈞**嘗謂**郭無爲**曰：

**繼恩**異軼，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不對。至是以契丹屢拘其使，而不報，憂憤疾篤，召**無爲**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爲**初不助已，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八月戊辰，遣**昭化**軍節度使**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帝嘗因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謀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



通鑑卷三  
宋紀  
三  
鉤之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九月辛巳朔禁錢出塞癸未監察御史楊士達坐鞠獄濫殺棄市庚子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進薄太原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峰等領軍扼團柏谷峰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已西北漢主繼恩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搯其胸殺之無為使入梯屋入殺霸

何繼筠

北漢郭無為

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人疑無為授意于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平章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危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冬十月貶雷德驤為商州司戶參軍時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擅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帝面自其事未及引對即自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彊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帝怒叱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

雷德驤



契丹也

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之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闖入之罪黜之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謀者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謀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鞫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奸狀上告無為怒并起斬之以滅口李繼勳等

惠璘

繼勳不終

北漢主妻段氏

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壬寅享太廟帝見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帝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器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膳一牙盤從之癸卯日南至郊太赦改元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制北漢主劉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問世祖十子鎬錡

北漢鎬錡



唐張憲  
嚴續

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歿  
唐王立周氏為后周氏故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  
戚往來先得幸于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留意聲  
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  
嘗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表承進御史張  
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  
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于是百司政事皆歸  
于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幸  
多為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  
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

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杻等  
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十二月甲子行慶自  
開封與元尹宰相樞密使及諸道蕃侯並加勳爵有  
差

二年是歲四國一鎮春正月己卯朔帝以出師不御殿 三  
月契丹殺其主兀律于懷州契丹主耽酒好畋獵嗜  
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  
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  
是畋于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侍小哥盪人花哥庖  
人辛古等殺之 李繼勳等伐北漢聞契丹救兵而



趙贊  
充進

還帝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在  
 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李繼勳等  
 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  
 三  
 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  
 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  
 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  
 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名恩例所由始也自  
 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歿不止是月帝  
 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李繼勳軍于  
 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

韓重贇

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雍汾晉  
 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慙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北  
 漢主猶恃遼為援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于  
 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  
 冀動衆心北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契  
 丹耶律賢立賢小字明晟世宗次子聞契丹主被弑  
 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羣臣尊曰天  
 贊皇帝號兀律曰穆宗以蕭守興為尚書令納其女  
 燕燕為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夏四月契  
 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至太原使韓重贇倍



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五月，韓重贇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來降。閏月，已酉，魏仁浦卒。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晉末，隸樞密院為小史，謹厚，善書計。漢遷兵房主事，周歷遷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宋進右僕射，卒。年五十九。時稱寬厚長者。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

契丹韓知璠

石漢卿死 戰 趙遂卓見

李懷忠死 節 趙廷翰

知我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歿。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辟門，八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力。帝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汝曹冒鋒刃蹈必歿之地乎？」眾皆感泣，併力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歿。時宋師頓于



甘草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曰  
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鑿  
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寡力役之  
征便是蕩平之策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  
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帝遂引兵還  
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  
敗之餘賴此少濟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陷北  
漢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  
精甲千人付無為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  
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闡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

為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  
殺之以徇六月丙子朔帝發鎮州癸巳至太原曲  
赦京城囚以盛暑詔獄吏五日一檢視洒掃獄舍洗  
滌桎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自是歲以為常秋七  
月丁巳帝幸封禪寺詔鎮深趙邢洛五州管内鎮若  
縣悉城之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  
而別籍異財者論死九月乙巳朔幸武成王廟  
冬十月丁亥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  
來往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  
鄉費皆給于公家如是而挾商旅于關節繩之以法



材不及漢  
高正恐過  
沛之思更  
甚

彼亦何辭庚寅詔相深趙三州丁夫死太原城下者  
復其家是月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入朝帝宴  
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  
鎮王事執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  
奏曰臣本無勛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  
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  
義定國節度使白仲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  
攻戰閱閱及歷履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  
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

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杯酒之間解

書生之見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

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十一月丙午幸鎮寧軍節度使張令鐸第視疾庚

申回鶻于闐遣使獻方物十二月癸未帝幸中書

視宰相趙普疾巳亥右贊善大夫王昭坐監太盈

倉其子與倉吏為姦賊奪兩任配隸汝州

三年四國春正月辛酉詔民五千戶舉孝弟彰聞德

行純茂者一人奇才異行不拘此限郡國仍為治裝

請闕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

符舉



徵祥  
王昭素

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勲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爲平章事李弼爲樞密使俾輔繼文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乘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爲代州刺史李弼爲憲州刺史二月庚寅帝幸西茶庫遂幸建隆觀三月庚戌詔閱進士十五舉以上並賜本科出身辛亥徵處士王昭素至闕昭素酸棗人有學行著易論二十三篇學者多從之至是召見便殿年已七十七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

歛容對曰此又正當陛下今日之事然唯聖人能合其象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徵旨帝嘉之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擢國子博士以衰老不受賜致仕夏四月辛未朔日食除河北鹽禁詔郡國非其土產者勿貢五月丁未禁京城民畜兵器癸亥賜諸班營舍爲雨壞者錢有差六月乙未禁諸州長吏親隨人掌廂鎮局務陶穀卒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十歲能屬文及長爲單州判官嘗以書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薦爲知制誥後乃

小斷頗簡  
嚴



厚誣~~下~~獄乃謂~~其~~族子~~助~~曰汝李~~崧~~之禍~~殺~~有力焉宋初為翰林承旨遂排竇儀多忌好名奔競務進嘗自言曰吾頭骨法相當戴貂蟬冠人多笑之秋七月己巳詔曰吏負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負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負舊俸月增給五千八月戊子帝幸教船池九月甲辰詔西京鳳翔雄耀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太中肅代德順文武宣懿信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

減負益俸

征南漢

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南漢主劉鋹舉兵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鋹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帝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李煜為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己亥命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為副發十州兵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搆誅歿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宋前鋒至

潘美



芳林澄樞遁還宋師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  
故將潘崇徹南漢主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州  
冬十月己卯潘美聞伍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  
彥柔夜泊南鄉榼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岍踞胡牀指  
揮而宋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  
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  
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爲都統  
領衆三萬屯賀江十一月壬寅潘美徑趨昭州潘  
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  
州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非

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乙巳詔曰古者不貴難  
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凋弊每念此  
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  
陽監歲輸課減三分之一癸丑右領軍將軍石延祚  
坐贓棄市契丹以六萬騎寇定州帝命田欽祚領兵  
三千禦之欽祚與虜戰蒲城虜騎少却乘勝至遂城  
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  
角出其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帝喜謂左右曰虜  
數犯邊我以<sup>亦是易而無備之言</sup>二十匹縮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  
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縮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田欽祚



十二月南漢主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陣于蓮花峰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犇蹏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銀聞韶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為招討使與太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北漢以僧繼顥為太師兼中書令繼顥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

見地有寶氣乃於團相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顥自督所獲即倍于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顥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四年是年宋滅南漢唐改號江南凡三國一鎮春正月戊戌朔帝以出師

不視朝丁未右千牛衛大將軍乘進與坐賊棄市

三月己丑潘美伐南漢克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眾降美進次隴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灌奉表詣



南漢植廷  
曉死戰

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淮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  
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又遣保  
興率國內兵拒宋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  
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眾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  
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  
崇岳殿後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歿于陣崇  
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  
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  
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  
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歿于亂兵龔澄樞李托

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  
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  
盡明日南漢主劉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及官屬  
澄樞等九十七人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  
曰是椽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  
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二千六十三於是潘  
美等上露布曰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  
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啓洪基  
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  
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

此等露布  
似亦可刪



獷俗獨恃遠以儉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  
劉錕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  
政事置火牀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劉確湯鑊之刑  
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鬻割封屠  
窮彼殘害一境顛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  
望明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  
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  
半年乘勝連平乎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錕遠  
懼傾危尋差入使初則稱臣上表其陳歸化之心後  
乃設詐藏姦翻作歛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府旨

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  
一程劉錕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  
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牘皆是會合逆黨以  
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劉保興等部  
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  
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太君之  
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槍  
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  
其劉錕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  
甚昆崗之火投戈散地其從涿野之誅劉錕則尋即



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但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久長承日月之迴光聖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錕并僞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典太師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郎薛崇舉等朋助劉錕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詞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

趙玘

聞詔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爲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于民者具以聞除之夏四月丙寅朔前左監門衛將軍趙玘訴宰相趙普坐誣毀大臣汝州安置壬辰監察御史閻丘舜卿坐前在盜用官錢棄市劉錕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錕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錕歸罪龔澄樞李托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繫劉錕及其官寮龔澄樞李托等獻俘于廟社帝御明德門受俘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錕錕對曰臣年十六僭位龔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



通鑑卷三  
宋紀  
臣下澄樞是國王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  
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銀罪賜襲衣冠帶器幣  
鞍馬是日大宴於大明殿銀預焉丁酉賞伐廣南功  
潘美尹崇珂等進爵有差 六月癸酉遣使祀南海  
丁丑命翰林試南漢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令錄簿尉  
壬午封劉錕為恩赦侯錕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  
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  
獻帝謂左右曰錕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以習巧之  
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錕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  
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錕先至賜以卮酒錕

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  
罪固當誅陛下旣符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  
平之盛乞全旦夕之命以終陛下生成之恩未敢飲  
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  
自飲而別酌以賜錕錕大慙謝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字永齡洛陽人後唐時以父蔭歷右補闕晉拜  
翰林學士周歷工部侍郎宋任御史中丞重厚清介  
好古執禮開封尹光義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  
溫叟不敢卻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  
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即前吏視西舍封識宛然吏

劉溫叟



廉而才

任人

邊光範

還以告光義歎服乃命輦歸府中光義見帝道及溫  
 更辭錢事帝亦嘉賞久之日晚過明德門西關前  
 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  
 過明日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  
 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此時登樓者非陛下也帝  
 尤善之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帝難其代不  
 許至是卒年六十三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得純厚  
 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  
 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秋七月戊戌  
 賜開封尹光義門戟十四癸亥汴決宋城 八月壬

申百官上尊號不允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 庚午  
 太子洗馬王元吉坐賊奔市 甲申詔犯強竊盜者  
 郊赦不原 十一月癸巳朔南唐遣其弟從善來朝  
 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為秦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  
 南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南唐事宋雖  
 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于宋乞  
 去國號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國主  
 印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改中書  
 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  
 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封諸王為國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公官號多所改易。先是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庚戌，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通判姚恕坐，不即上聞，棄市。恕初為開封判官，謁趙普，閣者不即為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己未，日南至，有事南郊。太赦壬戌，內殿直乞賞，斬罰有差。初，帝擇蜀親兵，習弓馬者為川班，內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郊畢，行賞。

姚恕

河決弃市

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帝怒曰：朕之所與，億廩唯稱，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有內臣李承進，逮事後。唐者，帝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每出畋近郊，禁衛兵必控馬首乞憐。莊宗隨其所欲，給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帝撫髀歎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朕今士卒有功，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十二月癸亥朔，賜南郊執事官器幣，有差，辛未，賜九經。李符本



科出身

五年三國一鎮春正月壬辰朔帝以雨雪不御殿庚子鄆

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入

十餘乞一官以便養因召瓊厚賜之授永鄆陵令

二月丙子詔沿河十七州各置河隄判官閏月壬辰

禮部試進士諸科奏合格凡三十八人上親召對講

武殿未及引試是科始放榜揭示江南主殺其南

都留守林仁肇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滅蜀

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

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敗兵起日

江南林仁肇

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

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

習水戰屢敗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訛江南主曰吳越

仇讐也它日必為北朝犄角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

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

主亦不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

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

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

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江南主煜以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歲以為常帝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一  
三月乙酉御史  
令從善諭旨于煜使來朝煜不從  
張穆坐賊棄市 夏五月辛未大雨河決濮陽命賴  
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帝謂翰曰朕信宿以來焚香  
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拜曰  
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此  
必不能爲災也帝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  
勞固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闕使之然邪趙普對曰陛  
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于苦  
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帝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  
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

有君無臣

以精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頓首服 六月  
乙丑河決陽武汴決穀熟害民田振之詔曰近者澶  
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淇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  
黎元每閱前書詳究涇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  
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  
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  
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  
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  
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  
獎 秋七月己未朔右拾遺張恂坐賊棄市永寧公



家法

通鑑卷三十一  
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帝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夕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為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八月己亥廣州

朱憲

行營都監朱憲大破獠賊于容州 九月丁巳朔日食以幸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之一也 冬十月庚子幸河陽節度使張仁超第視疾 十一月己未李繼明藥繼清大破獠賊於英州 十二月己亥開封尹光義暴疾帝如其第視之 甲寅內班董延諤坐監務盜芻粟杖殺之 乙卯大雨雪是歲大飢六年一鎮春正月丙辰朔置蜀水陸轉運計度使

李繼明  
藥繼清



殿試

二月丙申曹州飢漕太倉米一萬石賑之賜南唐米  
麥十萬斛賑其飢民三月乙卯周鄭主郭宗訓卒  
于房州帝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  
陵之側號曰順陵庚申初殿試貢士時翰林學士  
李昉知貢舉有貢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籍  
終場下第者皆召見擇一百九十五人并已舉者親  
御講武殿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為考官  
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  
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  
人皆賜進士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昉等皆

薛居正  
李昭

坐責殿試遂為永制夏四月癸巳帝以堂吏擅中  
書事權多為奸賊詔流內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  
選諳練公事一十五人補堂後官三年一替戊申命  
薛居正監修五代史五月詔行開寶通禮初帝命  
李昭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為書  
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已巳交州丁璉入貢封  
璉為交趾郡王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  
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  
交趾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歿其參謀吳處  
珩等爭立攝灌州刺史部領擊敗處珩等自領交



雷有鄰  
呂餘慶

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加封爵。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卒。六月辛卯，闕在京。百司吏黜為農者四百人。癸卯，雷有鄰告宰相趙普、黨堂吏胡贊等不法。贊及李可並杖箠沒。庚戌，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宰相趙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普權。秋七月壬子，朔詔諸州府置司寇參軍，以進士明經者為之。八月甲辰，趙普罷，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搢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

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太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太木，冒稱普市貨粥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普嘗設太瓦壺於視事閣中，外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雷德驤貶商州知州。



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  
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帝怒悉下御史  
獄鞫實始疑普事見六月普不自安至是求罷政遂  
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召德  
驤爲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  
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  
后太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  
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九月丁卯呂餘慶以疾解職  
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餘慶帝霸府元僚趙普  
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

罪餘慶悉爲明辨時稱長者壬申封光義爲晉王班  
宰相上又以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詔曰周  
之宗盟異姓爲後此先王所以睦九族而和萬邦也  
晉王親賢莫一位望俱崇方資夾輔之勳俾先三事  
之列宜位宰相上 冬十月甲申葬周恭帝于順陵  
不視朝戊子流星出文昌北斗 十一月癸丑詔常  
參官進士及第者各舉文學一人 十二月丙午起  
復盧多遜參知政事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  
林學士判史館帝好讀書每取書于館中多遜預戒  
吏令必白已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帝問書



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北漢主殺其太內都點檢劉繼欽初北漢主為太內都點檢父鈞以其幼弱命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邪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傳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

讒見殺

七年一鎮春正月癸亥左拾遺秦曹太子中允呂鵠

並坐賊宥歿杖除名二月庚辰朔日食癸卯詔詩

書易三經學究依三經三傳資敘入官巳巳太子

中舍胡德冲坐隱官錢棄市三月乙丑三佛齊國

王遣使獻方物夏四月丙午遣使檢嶺南民田是

月遼始通使五月戊申朔殿中侍御史李瑩坐受

南唐餽遺謫官江南主遣弟從善使宋被畱江南

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

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帝不



伐江南 李穆

許 六月丙申河中府飢發粟三萬石賑之巴亥淮  
溢入泗州城壬寅安陽河溢皆壞民居 秋七月庚  
午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棄市 八月丁亥諭吳  
越伐江南戊戌殿中丞趙象坐擅稅除名 九月癸  
亥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  
制誥李穆諭江南主李煜赴闕煜將從之其門下侍  
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  
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  
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機密江南主信  
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

梁迥

歿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  
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  
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  
江南主稱疾不奉詔迥還帝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  
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  
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  
辭帝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  
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  
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劔授彬  
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 冬十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月丙戌江南主李煜聞大兵將舉甚惶懼遣其弟從  
鎰及潘慎修來買宴貢絹二十萬匹茶二十萬斤及  
金銀器用乘輿服物等既至遂留於別館壬辰曹彬  
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  
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既見舟師步騎水陸並  
進尋覺異于它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 丁酉命吳  
越王錢俶爲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使  
判官黃夷簡入貢于宋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  
疆徧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  
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至是加俶官爵閏月

五代史

己酉曹彬克池州丁巳敗江南兵于銅陵壬戌拔蕪  
湖當塗進次采石磯甲子薛居正等上新編五代史  
凡百五十卷賜器幣有差帝覽之曰梁太祖暴亂若  
此宜其賊虐于子也丁卯曹彬等敗江南軍于采石  
擒兵馬部署楊收都監孫震等千人獲馬三百匹江  
表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獲觀其印文皆歲賜  
之馬也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  
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  
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闕上  
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高品

江南樊若水



石全振

郝守濬

月八

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縵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謂江濶水深自古未有作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為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李煜初聞宋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

戲耳宋師將渡江煜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史館修撰扈蒙請修日曆上疏言晉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

扈蒙  
修日曆



通鑑卷三  
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已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水軍于鄂甲午曹彬敗江南軍於新竹砦十二月己酉彬敗江南軍于白鷺洲甲子吳越王帥兵圍常州獲其人馬尋拔呂城丙寅曹彬敗江南兵于新林港己巳左拾遺劉

祺坐受賂黥面杖配沙門島



延寶丁巳十月五日點了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三

趙善氏



